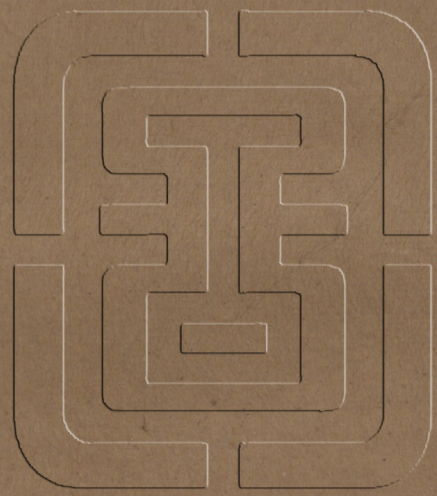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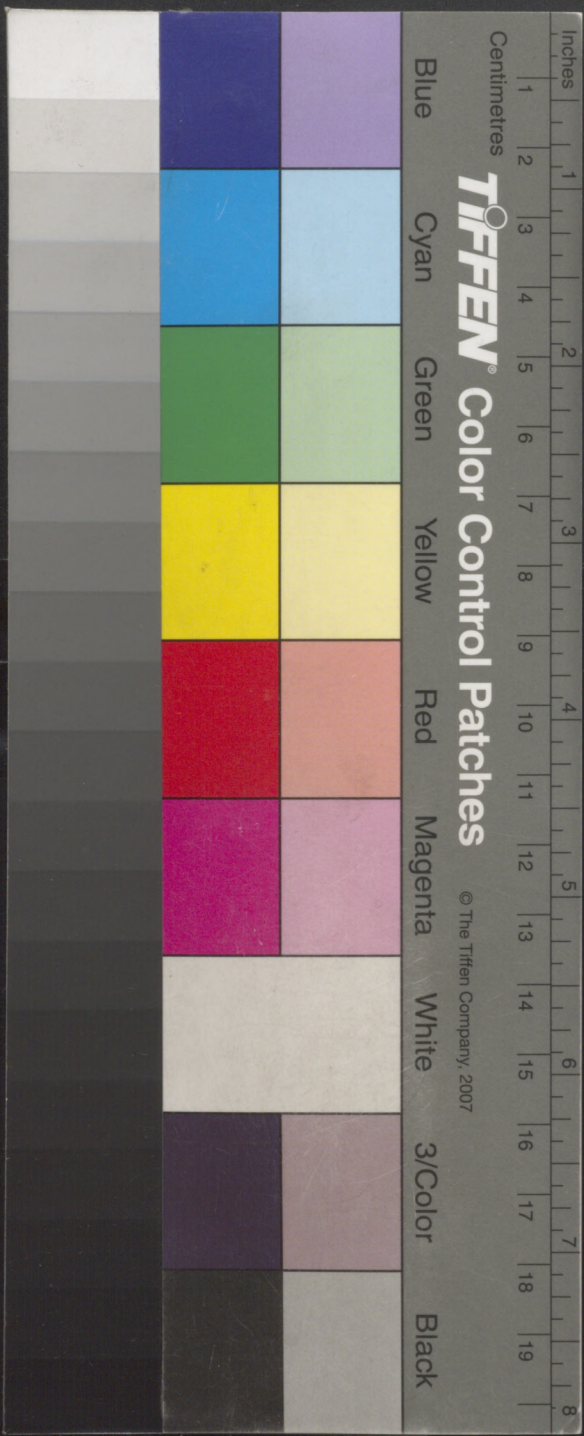




1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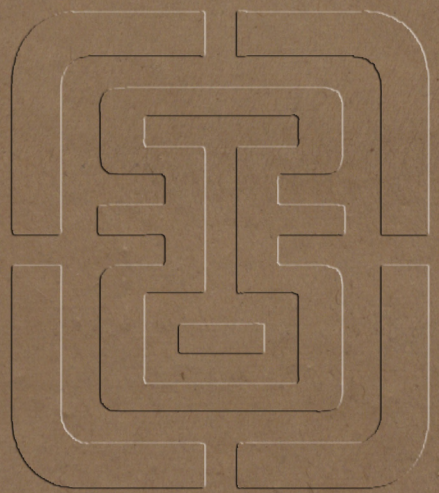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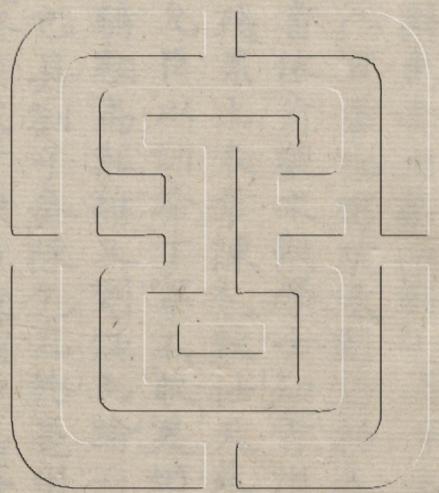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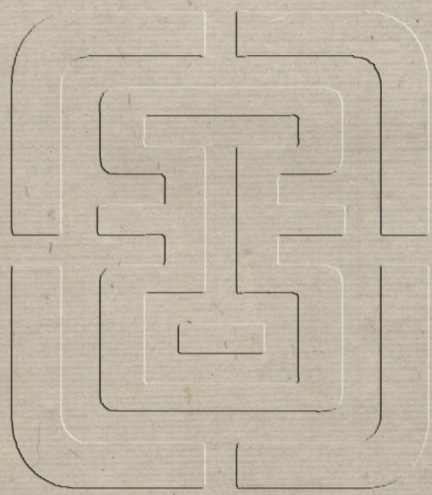
歐陽文忠公文集
二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五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四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蒙恩授臣
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
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
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
脚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特別
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
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
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瘠渴衆所具知肌體

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誥勅臣未敢祇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己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

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賜允俞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頗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彊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况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祿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豈敢更望遷進况亳州於近邇之中尤爲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察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

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犬馬誠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祇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祇受豈合固

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强而不圖遽被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瘵暮而臣蹇薄羈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

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勅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

兵部尚書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

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祇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

免青州差遣若得祇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
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幅一作特許免臣轉官恩
命繳納近降誥勅所有青州差勅臣見別候指揮今
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
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本月
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切進中臺之秩宣風一
面俾綏東土之人祇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
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疎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

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
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
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
瘵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
者臣之所懼人以爲寵者臣以爲憂是敢輒彈悃幅
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危慮固避煩辭而聖度并
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
覲顏而祇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奧區民俗富完而
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脩
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

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爲於賤微尚堪收錄而犬馬
苟豐於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
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霽流推行於大慶祗膺
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
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群生涵泳於至和乃考
舊章聿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
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
其誰敢後六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頒條位拘

守土執豆籩而祗役罔獲施勞逮輝翟之餽餘遽蒙
均惠無功受賞莫遑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
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二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內侍省西
頭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
抵命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爲榮
臣其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
贊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
饑隣東土之封彊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

扶携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
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
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祗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
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
今日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祗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
生輝臣某中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
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
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

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
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
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
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
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皆眊雖嗟執卷之已
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一作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

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
聖恩憐憫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

闕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
既不獲辭便當策勵疴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
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一作忘腰脚舊苦
拜起艱難兩日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
持日虞曠敗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
潁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
知壽州一次冀一作就開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詔
書直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

默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
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瞳氣暈
侵蝕幾盡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
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
勉彊疴殘日虞曠敗况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
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
亳州累陳此懇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
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今且更勉勵故臣今者
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
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

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旣豐初無報効筋骸已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食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

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旣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宜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勵操脩戒小人之飾一作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荅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

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宣撫問賜臣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勅告臣未敢祗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列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賈賜臣告勅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祗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千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強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棄病乞移一淮潁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爲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

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
敢期於疾一作病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一作選不惟
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
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
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
別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 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
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
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

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祇受尋已
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
進止

同前

附內
奉入
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
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勅各一道兼傳宣撫
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
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權
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患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
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一無

二
次欲望聖慈於察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一作十一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
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
宜祇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
器使寵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
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一作
厚祿非為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久偷安以處所以
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尚以一作念簪履之微曲憐

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徙一作賜以東州兼委
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
軍馬加以歲時樹檢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愆蓋
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
完與其臨事而後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一作自去
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一作辨遷於淮穎得漸近
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一作遷貴
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一作遇衰殘尚非所受而況實
難勉彊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
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

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
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潁一州
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
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
略安撫使恩命乞差如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
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
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
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爲寵則必使

不犯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
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爲榮或其義

有不妥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

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一作

竭更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妾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

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

爲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

然後辭官但其一作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

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睿

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

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陞伏閑處偷安
竊祿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
粗為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超兵
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南字無院使辭淮南
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
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
猶或少怨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
之未言顧臣何以自處比臣此字無所謂心懷自媿義
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尚合懇辭恩寵况臣疾
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一作干聽覽臣亦竊聞議

者以臣脚膝

腰一作脚

未至着床枕

第一作第

眼目猶可分人

物便謂尚堪

驅

策致比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

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

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

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

之衰疾識慮昏

耗

一作耗

舉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

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

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

悴已衰之軀持昏眊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

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

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
苟得臣蓋一作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
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
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
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之
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
則當君父旰晷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
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偽之飾特賜允臣屢
請追還新命一作換一一作換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

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
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新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
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乾慚
臣其中謝伏念臣本出孤平一作貧粗親文藝遭逢亨
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况桑榆
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
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委任之匪輕揣
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
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

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
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過皇帝陛下側以至仁包
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廷殘容
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
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
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
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況臣久苦於病衰
早歲已陳於悃悞敢茲再躋仰冀哀憐臣某中謝伏

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嘗俾

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慙動觸

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始一作終之名節嚮由

災疾願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

復歲序之主遷間被誤思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

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

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寬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

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瘖渴涸

注若漏卮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腫氣暈幾廢

視瞻心識耗昏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

無容而隳職曠官實為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
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
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閑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
為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繫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
蒙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
老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
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
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

為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起轉臣兵部尚書安撫
淄青一路既不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
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冀便
於歸老未得請聞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
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
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
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其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
年幸值歲物豐成民益一作訟稀少坐尸厚祿足以偷
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心
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

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拜跪艱難加以眼目昏
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
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榮無容
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
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
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躡煩將再
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鎖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
陋少苦奇心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

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
以早邁十齡之身曾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
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
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煎之疾病
以交攻爰於守毫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
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
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
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爲於多少
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
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

非偽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
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
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為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
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迨今四年之
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十
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
加誅譴曲為優容八被詔音一作丁寧慰譬比天地
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

述古之為臣不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
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強則自宜知止
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
蓋自守毫迄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
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
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己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
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為舊物
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
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
為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

見實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褒獎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爲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爲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紆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爲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爲非而反爲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倖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爲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妯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著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群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駁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之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

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由煩
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
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貪於祿
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顏每自省循莫違恪
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
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
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
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
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本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除
臣太子少師休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
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
榮臣其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違休明之運
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
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
毫髮而年齡晚暮疾病疋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
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悃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
曲蒙於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
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

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
里一作重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
舊搢紳感悅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
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
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
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
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

萬國駭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
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
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懇累年近
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
行履拜跪艱難伏況祠事恭虔出於彊力而臣迫此
疾苦不獲祗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
臣不勝皇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祗於嚴召被恩
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
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
以職而各供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
印紱方伏田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睿眷尚錄
孤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
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尚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
得與者爲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
於策勵姑自信於竒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
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
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
百五十疋米麵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既
篳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祗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
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
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
羣卿百司絜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
假之深仁方居畎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
賜召不遑祗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

猶爲於舊物閔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
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代進奉承天節綰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宁陳儀允昭於嘉
會庶邦修貢獻効於駿奔前件綰三壤所宜九賦攸
出備諸宰旅實織筐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
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

前件物出於蒨稅載厥仙經疏宥有程甘馨可采以
時述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干
浼宸造臣無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千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
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
盛明自結主知參預國政謹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
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
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
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

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
以聞

表奏書塔四六集卷第五

許州第一劉子緣臣此上一蓋字

勸表書表皆耗一作

劉子憐憫珍憫作

第三子恩詔明詔欲求欲乞作

謝壇止故音苗欲求欲乞作三聖一作朝

宣徽使第二劉子衰病一作衰疾

表常制一作典烟幅一作烟嚮由一作

永緊水一作依

表曲加一作曲煩石鑽一作鑽

劉子言意重一作重復一作復

明堂位表在外一作在位

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碑名一作銘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五

上胥學士偃啓 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
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
字之寵者榮於衮章而況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
雌黃並出以末塗之佞誕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
能令重於九鼎鬢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
趺宿春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
伏惟某官稟粹天英抽華道秘虹蜺遠映拂霄堦而
垂光黼黻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

域以踐優奕奕之聲軼前良而通羨琅琅其璞瑞昭
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摛袂於羣英之
殼頰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
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
舉以題輿而擅羨何恭祖以纚幘而馳稱垂腰佩刀
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皮第連最以
推高賁初儀而上獲公車以兩令而持續綈几以十
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犬臺之對尚方給札霈灑
鴻都之毫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
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爲顯化之階式是育材

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蟬芸簡以生
香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
解朝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
頃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耻從吏對出檢猾商
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教之中樂坦照乎
清襟旋關掌於郡條久從窳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
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槌江之清郡
標軍壁之上游犬鑿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
坐棠聽訟閉閣凝神秀野頽春過蘅臯而倦目清言
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

以蒼生而待特一作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
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
見堂堂之姿送之迄目對顯顯之表威不違顏登涉
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
霑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於一作末照英風
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安庸盍希品目伏念某社稷櫛
槁膏棗鈍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
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躔終慙於遠到自遭家之不
造早遂一作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
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

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筋甚鴛之朽木之先容無
一錢而爲地旁魄而論都邑則被僨父之訶頑鈍以
取世資但聽斷輪之晚終非令器第困窮塗一昨竊
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塵至猥并雅
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卧
淖濱而養痾竄身茲久爭湘纍而感賦此語迷招當
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
諸公之末暉聞伯夷之名增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
望風是敢強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謁縱窮愁之
汗簡奏蕪累之庸音竊覘崇閣將塵隱几登太山者

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慚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一作蛙之可度然一作伏過其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穠一作濃

推轂成猷噓枯振德襄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胷中兼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一作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騏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胥學士荅啓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爲贄者恭以某人象與異稟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

傾群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一作服膺聖域以惟勤策

足俊躔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貫英識極於覃研秉節

高竒發清吟於梁肅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

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一飛之翼行躋

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方披碎表

遽捧雄篇恣探賞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絢於

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迥麗以盈箱彫績紛華而

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砲星豈惟

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

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

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啓

近贄蕪音仰塵紉凡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庸
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干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
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至矣聞音退揆頑踈
陰加震疊竊以昔者魯哀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
月更平坐評自成於徃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
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
常堆案而弗訓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綉
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

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密警咳之音鬼墨
流英洒鴻都百金之筆犀談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
有煥私藏因爲殊遇某倥蒙惟舊操檢弗支之沃若
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爲彈早歎茶疲雖
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自童髮之交剪浴聖日
之光華勉紹箕裘懼隳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
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穎一昨與借外計續食縣
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貶於素論篋
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隔然或鼓
舞至化呻吟變儒効騷人之鬱伊慕漳濱之模楷品

之上下曾弗齒於鐘評擲中官商宜遠漸於孫賦奚
辨麗而可紀徒飭骸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彰
於嗤鄙蹠蹠短韻迨無取於擊轅盧胡見貽乃自珍
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翫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
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范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
優醜以愛志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仲拜德之
恭後堂執經飫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
歡執如意以指譚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
之成珍指頤飛沈眇昧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
涯而復伴十倍而增榮示一噉而爲美當黜閣之多

暇枉虞筆以摛文縟旨星稠襃綫雲落布帛之言甚
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閭
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楮歸耀當
閭襲以十緋爲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臚中之不
安貴洛紙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
勝

謝國學解元啓

天聖七年

右脩啓伏覩解文濫膺名薦肆三合雅方列於胄筵
旅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遼東之彌衆叨首舉以爲
榮飾讓無從循涯有溢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

皇漢席遲優一作賢以得人而為盛然皆謹能書而上
獻始揚進造之名隨計吏而與偕乃署秀廉之等一
適謂之有德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群材並贊郁
乎之化潤色鴻業協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
道而況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靡環流聳三宮
而對峙自京師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彛垂
之來葉皇上握褒又而統理坐法官以垂精並舉豐
規丕揚先烈恢迓衡之至治擊入彀之群雄躬孝武
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
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與並申辨論之法持

為孝秀之門責士著以占名謹

一作詳鄉評之清議一

郡國之衆咸

一作或

使得以應書百孝廉之群皆勸令

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輅之聘光東帛賁園之招張

羅挂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琰無復於遺珍超振古

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登遊倅

於上庠謹從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於辨

麗擇之妍詞信析理以精詳求於閎論當此三道使

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盡揮毫欲善其事自非行

能高妙業履優殊關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

潤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

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
之容乃得趨於臺試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冥響
未徹於一臯器不買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本
手後門撫頑鈍以無庸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
業早失先疇書剖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
志或作求食不龜安可以得封勉爲佔畢以呻吟動取
戲儒之詬病晞髮光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
之躔奚能於遠到嘗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
車對策無爲終以空言而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
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諱窮極於反袂鍛

羽嗟其觸隅學揣摩而不成反嗤於丘嫂旁離騷而
發詠幾吊於湘纍志銷落以埋沈迹零丁而孤苦頃
自脫身僑籍著錄師黌學狗曲以見譏肆鱣堂而卒
業入梁茲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殆以僉荒
而見隔對合鱸而記食躑訛履以倦遊會深詔之急
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銜鬻之技上充跣施之求輒
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闢接雋軌以並馳禿
千兔之毫筆不停而爭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太
紛曾是鯁生最當前列躑躅燥吻舌不下以喬然彫
琢曼詞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僅同睢苑

一作之後成日佇報開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
中程文之規用冠譽髦越陞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
於成蠅窻下焦桐豈有思於爲器玷茲宸采寶駭群
倫顧揚糝以增羞在冠鼈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醜
顧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群倫丹青上化雌黃在口捉
麈尾而不休翦拂長鳴託旌一作端而可逝因興民
於三物務推轂於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
銜提獎益勵進脩磨鈇以爲銛策蹇步而晞驥哆
兮箕舌已斲糠而在前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
於知已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啓 天聖八年

楓宸夔獲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
竊顧無庸一作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祗服寵靈寶增
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間出之有
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
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
彥樂育人材講求精稜之原潤色帝王一作之羨卓
爲往範垂照來今不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
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
火彌文上化疏璧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

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
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
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有道而相望
翹首群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速計車之偕上首方貢
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擅筆署乎重
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
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
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徽猷識宇包乎賢業寢
明寢昌之畢講學際乎夫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
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

又以服官陪英雄而入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
淪樹樗甚乎液楠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誦切
愧命儒問天一作尺以不知終然惜學加以素鍾舛
運生邁百羅自翦髮以交垂已不髻而如歎逐耕夫
而衣襜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僑籍流離未
路伯儼後塵借譽羣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
後多見排根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廉
於百郡每與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蹠
踣數此隻竒撫骨嗟乎淪鋪卷耳甘於藏密然而良
裘學治惜先芬而懼墮毋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

及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駑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繻而爲誓車騎之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連衡仰攀於後軌橋門倚侍一作袂獲覘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銜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速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矍圃之去賓僅有存者顧一作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諄諄其誨載聆郁穆之旨浸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慙鈇鈍嘗厠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年第一之

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荅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褚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失鈞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關坐狄百戰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墻恍訝鈞庭之夢遊驟覺幹菟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鞋旒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謂歟揚之在前常先於羣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違於大臣根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蓋某官聞繹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東求主斯文

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
之見用致茲孱瑣及此抽揚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
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尚依陶者之
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代王狀元

拱辰

謝及第啓

夫聖八年

右某啓云云坐狄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筭驟
紆一采之綸矧惟叢爾之軀仍玷衰然之首仰膺渥
渙伏積震惶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慎乎命鄉之
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用能暢郁乎

之文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二代以同風闡是齊
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
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又銷鋒偃革外憺乎靈威
卷領垂衣坐朝乎夷憬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
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招俊革歌式宴咸預於計借
游棘樹圍載嚴於籍奏敞中楹而親試署異等以精
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爲一時之清選夫何公一作
陋前玷寵光如某者業履空疎才猷散戾門緒本乎
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寢被右文之
上化激昂稚節策發蒙襟漫雞白以樹碑偶能於童

戲炙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
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率
成於骹骸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齋行常從於末
薦佩刀脫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邁賢書之
荐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
才而選集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
孤生絕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
冠乃諸生之列既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以非高蹠踣
後塵迹靡參於俊軌唯黃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
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倚裳之在列誠揚糝以

貽譏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
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揖怒蛙而茲始將招駿足假死
骨以爲先則何以靡遺譎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
省循而是懼實獎擢一作之有因斯蓋伏遇某官黼
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爲先賢路一
開使騰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勵操脩循士則
以爲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鈞以播旣由陶者之爲摩
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俞啓天聖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

雀知之晚一木爲乎大厦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
訶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嵇康之
性不便書寔而成懶屏居田里遂隔音徽豈謂某官俯
示存臨過敦禮意廼金廼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
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恩
勤敢忘寢寐伏況以英英之善譽丁晏晏之休辰德行
中乎妙科諮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
光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內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秀才啓

脩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轅首

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驟聞
足音以足然迷蒐若招頌歸常幹而來此惜乎一失交
臂之舊樂一作再見回星之周薰歆燼銷壤斷土絕昔人
以三月不見尚或嗟於生鄙羣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
沉孤矇之有素邈師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癡獨學
面牆而奚嚮薰濡弗及寡孤一作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
入耳美乎此四字一作溢雲紙以搞思挾春華而發藻
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謔若觀天驟發醞雞之覆茲
焉一作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
方枕塊以罹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

等時以孝聞願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毀而況
天錫標一作振絕俗之雋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辯
雕一作智萬物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
策見枉有司薦紳寃嗟道路諱鏢且夫好惡之異古今
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帝堯大樂猶見非於墨
子撫絃在乎流水水難矣賞音珍鬣鬻於九戎誰其識寶
使懷道而委莽動瓦士之盱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
為福之所伏鷲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孰禦
一作必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疾時掩乎十仞以韜光
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人

逐水一作榮又作未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駕而爭路斯皆雅
量之素蘊誠非兩好之溢言某之妄庸本無似肖誤
蒙甄擢遂見見收齒眾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登
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覲目無容江關複重音
問睽阻時既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遐懷英俊之
並遊恨無羽翮而飛肉冀綬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
光紙盡筆窮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

仲簡

啓

天

聖

九年

某啓此者竊吹一作下科濫中一作大府懷撤之嘉
喜一作容外見迫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

媿讓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況上邦英俊之
躔大相燦煌之座幕中諸彦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
遊一一蘭臺之衆一作衆勉策駑筋之緩仰陪席聘之
珎問祈招而不知因慙諮訪奉南陽之坐嘯曷有籌
謀賴乎天幸之然續於賢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則獲
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燧已積想風之慕彌
增竊抃之懷俟燠墨以戒辰即齋行而首路傾依一作
系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贄啓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懷銘丹臆

恭以某人機神邃茂識理淹和微名籍布於士鄉眸
表挺生於王國言章絢羨攀六藝之英蕤一作精思緒
蘊華漱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烝髦今國家崇
東駿珍寤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賁帛於丘園而
某人夙蘊瑰材褰膺溫詔占磐鴻而啓繇俟革鹿以
送賓顧以某體質頑踈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
參額俊之求承板謁以見臨袖瑤華而伸貺仰銜清
眷荷褒袞以奚勝載扶蒙襟念英瓊而曷報欽降至
極敷染奚周所示盛編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
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
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奧知言九
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
令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爲至寶而
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
鴈縵而堅卧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
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効菩薩之坐
家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爲方
外之遊隔乃一作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

題因隱几之閑居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
矇爲鼯鼠而挾機僅成輕發養鷄鷓而奏曲徒使眩
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揆羨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
花映草之評內惟棗鈍之姿奚稱袞袞之寵去天尺
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茂聞一作階於絕調未遑賡
報徒用覲慙

上隨州錢相公

惟演啓明道二年初惟演以

平章事以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塵
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

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爲民豐
四輔之年市息三九之盜行郊樹絕無兩造之辭
託乘載賓惟奉百金之宴而況西河幕府最盛於文
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宣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
憐嵇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
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
爲吏之勞此德已深遊藩未幾旣而持山國之瑞節
改戎乘而啓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
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歸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
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彛鼎之勲極

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群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
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
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
之理秉珪璋之德何鄙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
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
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亨願無以理而自明當
要旣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
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用王
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讎之職是

一作辨

正爲難

委方冊於程文折群疑於獨見斷一作脫絢組之三寸
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
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
知門王一作五而為閔況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來臨
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
究百世之放紛摠群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
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蟬而辨蠹如脩者器惟
庸妄族本羈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
入橋門而著錄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
徒以浸潤聲明之代優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

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
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歛版以
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
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
志於分陰英俊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內顧拙艱之若
此敢懷榮遇以為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
敢辱知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
言而善擇顧無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
五能盡於是矣鉉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
之文過厚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

可榮何勝於睿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
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
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
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
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懦曲以
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

肅惠詩啓

景祐二年秋時公自館閣謁告祝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
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
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而工一作歌三夏使者

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
脩賤士也何足當之伏惟某官以侍從之臣當藩屏
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識洞今古綽有
餘裕多爲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
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
孱陋敢辱宸稱形於短篇以爲大賜伏讀三四且喜
且慙譬夫四面之宮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
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
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
平顧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黃金之賜無忘長者之

言

夷陵上運使啓

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
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爲
榮獲在公庥是爲天幸伏以運使郎中懿猷經遠茂
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竦百城之威譽凡居屬部皆
仰餘輝顧此孤生最爲沉迹時蒙眄睐曲賜拊存安
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
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駑而爲報將謀就道即遂公
趨瞻企門閔忻愉罔旣

謝朱推官啓

某啓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東髮州里絕無一
日之評影纓王畿竊階羣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
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顧上官之並恪蘋蘩之不失
職咸盡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
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爲直仲
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
抵譴訶尚賴至仁特加寬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猶
寸祿以事親守一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爲政以効
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醜顏伏

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猷
從容幕中暫爲於府望是惟孱昧得庇光華然而從
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
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斂板况茲選懦素本孤
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棄芻道土過者踐之搖尾穿
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慙朴賜以存憐削去常
儀自敦高議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
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儀父之褒一顧所臨增
其大呂之律徒益搗謙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歲
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田三舍人充臣啓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
之治蔚聲名之爲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冊
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
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諭必盡于丁
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伏惟
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
聞乎風采而天下悚一作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
若乃從容禁署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於民髓
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

度之素蘊考於羣議而猶稽豈惟愚矇私獨稱贊某
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
已甚惟藏縮以爲宜豈望龍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
潤匪期齒論猶錄踈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遺簪已
棄尚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溫律之來煦幽
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閤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贄見啓

寶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爲邑旣陋且窮
詩稱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
不通頑然囚拘誰與爲偶孤陋之謂古人所憂今者

上蒙寬仁徙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
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贄以長牋
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
虛空聞足音而尚喜友於賢者況邦士之所推願斥
薄領沈迷之勞以從聞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
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此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
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脩舊起廢
示之典一作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又將貽於

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優顧爾訥辭矧非善敘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敢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慙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啓康定二年十二月因崇文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遷

集賢校理

脩啓今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一作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爲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讎得以考閱

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恠之說

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一作

闕博之彥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

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獎一作素服其業

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菁莪之育人材易鼎鼐之養

賢者凡在茲選得非戒歟然而廩重職閑則未免尸

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

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

才下多群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

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

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宣
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眾功豈有微効奏
御之日鳧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
會實有配於面顏此蓋伏過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
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眾勞不忍獨棄遂令忝
冒出自生成在於顯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
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
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

慶曆三年三月自滑倅
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彫弊之民方仰思於

惠煦撫綏之術況舊著於政謠猥以下僚獲陳大府
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
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即依仁而有幸
凡去詹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為
邦國倍保興居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宗諫謝賜龜紫啓

慶曆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為宰相裴
度為中丞李宗閔為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
半半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貴

恭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蹇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
臨邊鎮靜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襃三品
之麗特煥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衆多展慶未皇
麾毫爲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 慶曆三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
念某學非逮 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
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閣慮空勞未聞
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
代言禁掖已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

以淺則憂愧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虛嘗形獎
飾致茲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
酬天造次答已知懇悃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 慶曆五年冬此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彫之雅操
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
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
六條頒政早欽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
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回校理邵學士必啓 慶曆五年冬

伏審召試榮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遽辱飛牋伏惟
某人性稟生知材惟秀出學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
終辭富典謨煥發文章之雅頌一作爾雅蔚然茂器藹著
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況此圖書之府
素爲俊彥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茲焉養士
以取公輔之材豪英旣登朝野共慶顧茲淪請敢謂
記存已懷欣抃之誠又積感銘之懇患於溢訥匪可
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駢驥書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與

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蘊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
里如在於日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內是宜聽
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敢
期眷與尚願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傾
瞻企詠兼集悰靈

回賈狀元黜啓慶曆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行久著於鄉書聲素馳於文囿果先
羣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一作
乎天下爭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爲重趨好
尚而成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

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技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一作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竊抃遠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敘但切一作悚惶

回賀楊翰林

察啓 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邀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東注顛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鑿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勲德光於鼎鼐

寔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遙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

慶曆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之甚久在訊候以闕脩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凜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輟從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疆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列事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績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燠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

東之啓 慶曆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淵源世濟臯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凜風憲以載嚴造膝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顧之憂聊假有餘之刃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民秉國大鈞實久顯於群望涼秋之謝嚴律將凝冀為邦朝善綏福履

賀文參政

彥博啓 慶曆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今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為大國之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東適符賚弼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為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羣材運誠衡之輕重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衮以代天工列功勳而銘廟器符為元志一作德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回賀集賢韓學士

絳啓 慶曆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

異稟廟建至珍學通今古之淵源言合質文之體要
英躔高步羣俊聳一作以望風雄毅籠材妙選稱爲
得士果膺帝東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墻而駭目
奏篇稱善喧貴紙以傳都准祕府之育賢乃熙朝之
盛美優游歲課宣鈇槩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
此出蔚然茂業奚測遠塗方懷并躍之私遽辱置郵
之問仰銜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
感頌交集悚靈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

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譴一作逃虛易喜蓋人迹之
罕逢道舊爲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爲
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
大寒感慰一作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
懷組鄉間雖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
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脩啓此者特蒙惠顧速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拭
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一作講於仁義之
餘深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

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
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彥不我鄙遺諭之累
幅之勤既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宮並奏驟聽於鏗鏘
三歎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駭夜光之投闇徒令
海鳥之驚魂魄之重言以起連城之價用爲永好惟
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罔既

回和州通判啓

自睽風表曠有歲時邀絕奉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役
幸茲鄰郡首辱誨言締緝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
政條關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彥飛英即入承於光寵

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黃巖李主簿啓

伏念爲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幸燕集文酒
勝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疎外猥蒙流問但喜
拜嘉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雋枳棘甚賤非翔鳳之
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厦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温少寒
勾稽之餘畚神爲最益期勤懋庸迂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睽闊英猷賢遷時篇竄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
問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

貳政藩宣諒難於滯俊飛綏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
斯回陽和將布善綏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慶曆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
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
之選翱翔遠周素蘊內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
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滅暫形籌略已取
蕩平還居廟堂副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鼐洽群生
咸遂之和凡被陶鑄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實倍常情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上胥學士啓

蛙咬作蛙

胥學士啓

雄篇作雄

亨衢自至作至

致

謝胥學士啓

兔墨作兔

犀談作犀

操檢作操

謝國學解元啓

對有作對

彫琢作琢

檢

謝進士及第啓

誠格作誠

仍當作仍

釋

聖恩賜

實增作實

新

增伏

蒿萊作蒿

禮爛作禮

乎舜日

之晏晏

爛

新

見書

大傳

卷耳作卷

化俗作化

而後驕

而則驕

作

魚求作魚

此蓋某官

化俗作化

而後驕

而則驕

而則驕

作

衆善作衆

執鼎上

而變和

謂成天

下之化

招徠

遠

致新作致

尚依陶者之力

良工之化

假

此謝

官其

本

代王狀元及第啓世胄以播一作地已

代謝唐簽判啓飛策是英疑

答李秀才啓取侮於盜跖取侮一作低頭筆窮一作墨窮

謝技勘啓盤庚之一於碩鼠疑

謝燕龍圖惠詩啓不敢敵可敵一作不

回滑州知郡啓獲陳彫弊一作彫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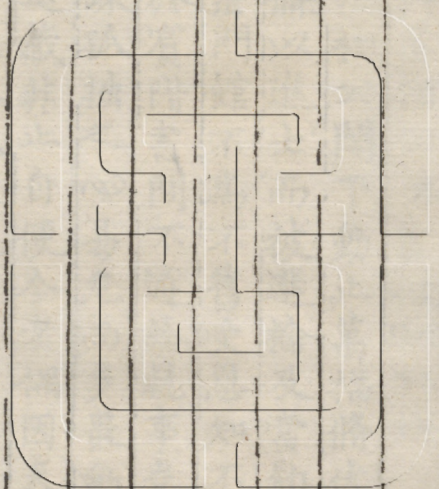
上提刑司封啓不彫彫一作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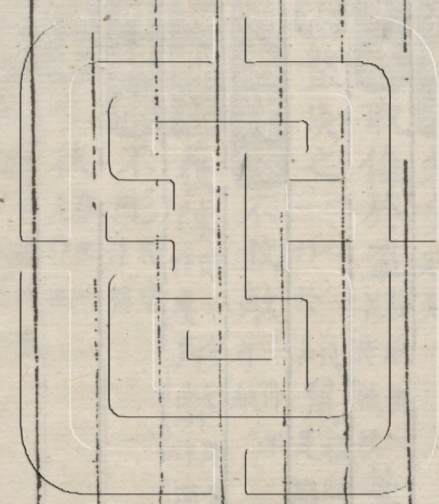
回王驥驥書之徒切而一作

回賈狀元啓廷評為是一作

回賀楊翰林啓恩厚特辱一作辱特

賀集賢韓學士啓惊靈襟一作靈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六

與晏相公殊書 皇祐元年 知穎州日

春暄伏惟相公閣下動止萬福脩伏念曩者相公始
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
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
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
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
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
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
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息之責伏惟相公朝

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啓當是樞官在朝時

脩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脩德而自厚論才較藝則下或銜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恠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耻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

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也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為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効此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作一昔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為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脩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脩稟生孤苦賦性拙疎才不足

以適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祿學為應用之
文而自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
補明時中被謗讒固多憂而逮老素非強力加因病
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顏時彥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
謀田畝之歸屢瀝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
庭夙夕內循俯仰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
文相公借以閔憐察其悃迫幸因對見特為開陳俾
遂牢辭庶安常分謹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

同前

此者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渙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

脩學非臻奧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臚仕抱孤忠
而自許顧獨立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選懦有
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厲之愈勤信技能之美
取久尸厚祿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
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此蓋伏遇昭文相公叶贊大
猷翊宣元化為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
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
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

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

伏念脩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
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獎
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分
功一作而可錄備負政府用累日以敘升豈惟致寇之
虞奚道曠官之誚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
庶政之交修必群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
冥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苟疲驚之可策尚冀消塵鄙
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濬謝到任書

嘉祐八年春

伏承祇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士望聊有漸於

復亨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
知人矧遠器之莫量竹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
諭言感愧之誠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

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渙渥敘進官聯祗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
非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
塵侍從蔑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
久安於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
弓之恨屬皇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發大號以惟新推
恩一切致茲濫及莫獲懇辭內省庸虛實虞顛覆此

蓋某官為時元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袞之文志樂善
我之育素加品目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
存之枉佩銘悚愧交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
留守太師相公望重搢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
外之重輕弛張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為元老東在
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
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
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脩方與蒼生同茲引領遽

煩誨諭但極感悚

回富相公弼辭樞密使書

嘉祐八年五月

此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群情胥悅
伏惟樞密相公搢紳舊德社稷元勳維石巖然朝廷
以為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
憂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虛位以
待賢自聞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
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
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蒼黔敢謂謙為例貽誨翰罔知
承命但極感悚

又回富相公謝書 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伏惟樞密太師
相公學優孔孟道協臯夔昇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
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
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速
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群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為
於要任調和鼎鼐當正於鴻鈞始塞輿談實非私論
敢期謙眷曲示誨函既深抃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獬錢公輔一舍人謝新除書 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允膺聖選式協輿談朝廷

之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
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
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
佳譽掩衆俊以名抖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
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閒果被僉俞並司典訓竦萬
方之視聽進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
得人之盛方深竊抃之私遽辱謙摛特貽誨翰感銘
之素敷敘奚殫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 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

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踈而隆殺惟是國家
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
原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
常德地崇冢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
之錫有光典冊允叶朝會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
之素敷述奚彈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龍靈出分寄任邊吐被德蔚興
襦袴之謠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
即疇勲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邇寒

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

程太尉戰加節度使再任啓

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屏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閣下
剛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遠望尤先於
舊德久鬱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惟關陝之一方
苦于戈而累一作屢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
信之盟醜黠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寔允朝僉大轟
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即俟於登庸乃公
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
上為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工書

治平元年五月

祇膺渙渥交積兢慚伏念某學問不強顯蒙自守流離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論而屬承祧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惕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階顛故當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借以餘光致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回穎王書

治平元年六月

右脩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字

量閱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溫言厲爲宗籍之表儀顧惟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號蓋遵有國之彝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興議豈期謙挹曲示誨函感戢之私欣瞻併集

賀穎王書 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頌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茂凝姿溫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而能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冊進位真王胙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

衆蓋匪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違仲
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庠謝除司空致仕書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脩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一作節遂諧歸政之
請兼陞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
臻聖域兩朝碩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
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
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
重違難徇輿情之所惜聳高風以勵媮俗介眉壽而
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况惟庸懦早荷知憐方

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敷敘奚周

回文相 謝服闋入覲書治平二年 月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
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搢紳之表儀出入朝廷
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
章遂趨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即
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依敢
謂謙撓特貽誨翰感銘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治平

二年四月

右脩啓竊承顯奉制恩荐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
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
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
語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
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
威名然而惠輕四皮不足配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
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
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祀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同前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

茂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勳出
撫西師藉威名於獷俗然而籌謀當出於帷幄根本
固在於朝廷果茲煖席之未遑已被迫鋒之迅召揚
庭誕告方喜動於朝紳反席來儀因渴聞於嘉話竊
承謙挹高欲逡巡敢謂不遺亦貽善誨即期前賀但
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兼謝到任書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伏惟歡慶某官剛
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凜乎搢紳頃
煩持橐之清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蘊

以未施偃息于藩遊冲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
深鬱於輿情諒煖席之未遑即追鋒而迅召遂登大
用顧匪私言寒律向嚴神襟善嗇瞻凝感著交集悰
靈

回吳侍郎奎辭副樞書

治平四年二月

右脩伏承顯奉制恩寵陞樞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
業茂臯夔左右帷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
至戚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梓琴
甫御召節甚嚴尚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
一人之新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撓曲貽誨翰

方屬卧漳之告莫伸賀履之誠感抃之私敷陳罔既

回諫院傅龍圖下攀違書

治平四年三月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
於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
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
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閑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
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違敘
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

治平四年

脩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

念脩學知行已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
用過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
昨以怨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
龍而左右講新至治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
衆聽投豺之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
更生之大賜今者特蒙睿眷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
曲從於私欲清資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強
之勞就空曠逍遙之道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
違却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
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載念脩以至愚之

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
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簪年致以身而取辱
而識雖不早悔尚可追至於緝風雨之蔽廬治松菊
之三逕少假歲年之頃即為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
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尚有斯
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為廟朝精調寢
膳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四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脩塔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
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柁車之始視職方初雖去

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
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
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
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贄書治平四年六月

右脩啓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顧惟庸妄早之聲
猷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
休明動觸禍機可嗤於朴慤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
以保全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
守龍圖侍郎清德鎮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

遺遠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爲金
石之交因歲大寒方見松筠之色凜然高詎可激媮
風永佩恩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
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內翰濂書治平四年九月

右脩啓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升華內閣仰
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
誠兼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
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
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

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開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嚮慕之私殊關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數陳案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本傳上弼書 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與言僉允伏惟某官存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韞經綸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黃閣之居姑

正紫樞之位坐籌惟渥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慰具瞻之望顧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抃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

州書 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俞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朝顧遇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取信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爲望重於九鼎屬聖神之嗣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

爰併推於異數用顯答於元勳孰不秉旄詎有兼持
於雙節昔嘗衣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
至榮保進退君子之全德顧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
告之頒行極私誠之竊拊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伏惟
上為廟朝精調寢膳一作寤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回青州吳資政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
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
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
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

之嗣統賴耆哲以倚衡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法心造
膝為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
外明若丹青雖就逸均勞暫侍殿邦之重而用人圖
舊諒難煖席之安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
寒成候大旆啓行上為廟朝精調寢膳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
生以此茲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
稟純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
猷蔚有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即

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慙衰朽方卜退藏自
期田畝一作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文
集惊靈

回諫院吳舍人充書熙寧元年二月

右脩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得人爲一作盛興
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純明道探淵蘊清名峻望獨
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群考果被上心之東進
膺寵命之華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
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警四方之聽允
歸鴻筆增重本朝碩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

抃豈期謙眷特枉誨函感服之私敷言罔既

與開封知府呂內翰公著啓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輟從邇列暫領陪藩竊顧愚蒙獲茲庇賴
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
恭惟入趨宸扆榮署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即疇賢而
柄用始茲歆溥宜乃高明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第書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牆駭筆
端之灑落程之銜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
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奧久以充中發揮德業

之光實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
斯及其為名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 熙寧二年夏

右脩啓伏念東秦僻處存海一涯全魏相望遡風千
里特枉惠音之間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
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阜夔為百辟
之表儀首三朝之勲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
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遑煖席之
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荐饑之後流亡殍踣民
未復於故居招輯縵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

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
敦道義實出常情辱知己之既深輒忘言於敘感統
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上為邦家精調寢餼即還大
用均福群黎叢爾孤生但同輿頌

回宮教立寺丞書 熙寧二年六月

右脩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暮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
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
時髦之枉顧遠貽誨問寔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
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
懦夫之有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兼

以年齡之迫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
已疲第恐難勝於鞭策未期投款徒以傾馳暑伏方
炎襟靈善盡區區之懇敦布矣殫

回李舍人

壽册書 熙寧三年冬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摺
紳共慶舍人器涵遠德蘊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
天人之精履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閒顧問之榮時
望蔚然輿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東進司書命之嚴惟
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煥三代之文
章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顧

惟衰病之餘政辱眷勤之既遽先惠問益認搗謙感
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

安石拜相啓 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
誠明稟粹精履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
登又陞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黃扉沃心黼宸果被
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
摺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
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為邦國
精調寢興欣抃之誠敘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

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此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內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園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蔑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強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祿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可奉身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敦行於仁厚不遺故舊期俗華於媮風

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茲渙渥併及衰殘已自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

日下

某聞鴛鴦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頡頏之羽方歸尚懷於廣厦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願違瞻後來以不遑豈卑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憲以難踰捨藩牆而輕去翩如秋蒂臨一水以將歸霽若晨霞與孤舟而遂往恩渥山積感緒絲琴竊念某材實懦庸識惟黠淺謬偷生於人壤獲溝幸於王塗弓冶傳家耒耜遵業嘗畏園牢之誚樂聞詩禮之

言逮過弱齡粗堅苦節且親聞就養官路隨方西走
巴賓南浮江澨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劔阪以
刊銘文慙往哲何嘗不政清徽於朝闈詠鴻藻於聖
門文席是依寸晷惟競僅借童刻之技終無老成之
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惕幸違當陽求士上
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
雪志凜凜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於蚩鄙材非有備
遽荷於甄拔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洎春闈
之較藝叨雲陛以策名山本呈材自選掄而爲器冶
金効用荷鎔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自此從

風宦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尋參榮於軍幕幸
洊熙熙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
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欽
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肇聞甲
令磔鼠之能素寡舉之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
擅鑠金之利或行如黥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
防願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弛之是
憂在憲章而可懼弱羽未沈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
躔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涖政金鼈虛署久稽上
笏之榮銀兔分符寔重專車之任撫治網之大振使

訟牒以寢銷茂草鞠靡甘棠蔽坐不謂斗筲之役載
依旌榮之門榮立府庭恪奉條教卿雲之蔭雖廣潤
及於織荆冬日之愛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
體示含垢之深仁賜以雍容優其顏色嘗與言於塵
柄許獻技於鈴齋曲矜蹇蹇之軀過損循循之誘重
念其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
官舍嘗欲溫故於案几之暇勵力於歲月之餘冀少
益於顯愚庶上裨於亨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奚勝學
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懼彌日而無成露
狂狷以居多蹟聰明而爲甚斷無他技動之所長徒

祗事於麾旄固無施於塵露豈謂伏蒙某官恢山藪
之量納菲葑之言回掩疵瑕荐加題品褒米一介靡
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過舉空踈之器
爰定品於優長飾閣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敏矜其拙
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轂
下參器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所
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厠金臺復叨居於始
賞恩踰素望理邁常均永懷肉骨之私寧止指軀之
報方幸輝光末運使節少留願旅翮之有依適諧棲
集何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戎期倏辭藩岳結

課蔑聞於最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履有光優慈是
賴而自解曹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
殊沐霑濡之至澤越後道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
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舳艫
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
揆良辰將還舊華建樂郊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
當聞優詔於塗中候歸艗於日下瀛洲秘局式瞻侍
從之班温樹近司永託陶鎔之造願趨槐府獲效蓬
心攬涕敘誠隕首誓報早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温辭甫及渥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
以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
緣聖獎寵濫朝榮屬潜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費
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續圖而布
慶亞司會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餽毫分未
報自愧食於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既褒異
於邦爵復登貳於天官震悖來并醜墨無措已陳車
府之奏冀息鄉校之譏方聽俞音尚希舊貫伏望某
官軫念庸識鑒諒危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
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目訟宦牒而便道許
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茲稅鞅想孤生之弱植早
自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錄久
彈鐔於外舍託推轂於名卿然而泰機後門最嗟於
晚出蘭臺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履起迎一顧增
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
其未立經平子之題目時不敢更一作不遂憑外獎
之華獲致榮階之漸仰銜殊遇陰誓銘藏至於當便
坐而執經對諸公而隸筆聞塵尾之餘論入於耳而

不志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
悵洵遠於崇閑在陰鮮歡歲崢嶸而倏盡一作忽逃虛
既久音聲咳而不聞遜仰墮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嘗貢躍螽之懇
諒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薺一作帶何勝於
餘煖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
降百祥而穰簡恭以學士星奎稟粹玉鎮凝華敏學
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洩其和
自丁千載以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

履大名而父居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史
之實仰惟俊望允彼僉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
之筆畢聖人之能事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
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覽以忘疲勒成書於一家官
藏而永祕益注帝心之東行聞柄用之求推相如之
文章坐朝而當大冊取公孫之儒雅作相以繩羣臣
豈伊紬繹之勤可滯又賢之業竊揆妄庸之質永懷
棲庇之心緹律已窮疑寒方凜冀保酥倪之妙益迎
福履之綏逖跂門墻卑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木之中胥學士啓專叙獄官
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爲晏元獻作
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
據蔡康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
其復於家藏李邯鄲錄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
八年登科淑已爲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
爲先進逮景祐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
遞問五代史公巽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
後來奏疏極口詆淑今第一啓乃有洽牒過家并
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
既已收入姑存之

回潁州呂侍讀遠迎狀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擢任嗟瘵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睿慈之垂閱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遂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尚遙若話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潁州呂侍讀賀冬狀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行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屆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

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秦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

呂公五州錄公嘗與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頒曆恤

刑賀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

於監司鄰郡往復書答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

帖在書簡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

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

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

明道前
吉綿本及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為贈者承命之

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
才即先輩象與稟異廟璉凝姿服懿行以弼中騰藉
華而冒遠遊聖門而入其閫洞際天人之交塞藝
圃而漱其芳獵取菁莪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
人之豪方有賢而在阿久俟時而踧足第一鄉之品
推月旦之美評游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躡履而乃過
存庸妄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名靡責其
實謂糠粃之無用偶置于前特迂夢草之餘妍摘寫
陽春之雅曲加華袞之一字寵示榮褒鬻珍鬚於九
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姦駭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

毫入無間而抽秘蕩蕩默而滿坑滿谷雅韻迭揚
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丈華炳發屬苦中於清聖方
卧歎於酸癢倏駭無因而至前不醉爲之而彊起病
醒都釋馳若清風之襲人絢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
衍顧迫持於歸鞅慚弗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談非終
悉

回發運主客啓

見文海及仕塗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
經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
漕職克邁官能九年之厚一作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

績遽被於陟明重膺東注之求奚測亨騰之勢幸依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祈併交悰悃

與辛

郎中啓

慶曆二年冬倅滑州見絨啓新範

右某此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邈想清風依聽訟之甘棠餘音○可愛步飛觴之月榭遺址尚存其如邊鄙多虞公私並屯簿書期會常苦紛紜譔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誠○遽辱誨存顧冬律之嚴凝喜天和之保蓄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

見絨啓新範

伏審顯奉宸恩入燭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

沐撫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棟幹上材藹清望於朝端秉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誼美政於民謠會課及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非遙冬序方凝神襟善嗇傾祈禱戀交集感悰

答運使啓

見絨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并之誠遽辱誨存之惠某人廟璉重器國棟上才茂績藹於朝端嘉猷均於宸東果被僉諧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轡有初已風行於列郡追鋒訊疑召即柄用於本朝矧託公麻但深久禱

賀新發運啓見絳啓新範

伏審榮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
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
經時久妙乘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疇懿績亟被
陟明投刃皆虛豈足煩於餘地暮年入報行別迓於
寵靈屬此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慶曆五年冬初到滁州
見絳啓新範

伏念待罪山城絕迹人事敢期音誨屢以顧存飲
風義以甚高若話言之方晤坐麾千里矧茂最之已
成人覲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寧瞻

詠感銘倍為誠素

別紙附

人至辱書為誨承臨郡之暇體况甚休鄉郡多幸得
賢侯為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廡下遂不敢辭
筆語麤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
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慶曆五年滁州見
統啓新範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邈詹風采缺馳問於
興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
仲於宏材漕最淹賢况已升於美績即期迅用以奮

遠圖企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 變曆六年春 徐州 見咸啓新苑

伏念睽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壩阻邈常辱郵音淮郡
僻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此者
伏審某人榮被恩俞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伸良
觀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藹勲勤而夙著佇從公議
別霑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
感詠詹依交集誠悃

上李端明狀 見絨啓新苑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折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浹

餘塵可望欣馬首之獲詹即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
任激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 見絨啓新苑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
之時即迓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慰
誨之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楊太傅狀 見絨啓新苑

右某伏念畫圻雖通道德未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
披於徽采夫何定瑣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神襟善嗇
佇膺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 見絨啓新範

早欽秀望忽枉榮絨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闈之最舊
過形來問但切中藏

答王供奉狀 見絨啓新範

乍聞清徽兩蒙芳訊審憩車之伊始欣妙嗇以惟和
即奉渥恩以符瞻禱

與鄰郡官狀 見絨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尚阻披風
之便承屢形於謙顧常曲示於誨言冬序方凝陽和
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詹祈

答賀赴闕狀 見絨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爲賀
仰承詔疑眷但切悚惶

謝真州知郡 見絨啓新範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宣載路
之聲方渴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
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
殊恩方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真州 見絨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孰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

少浣磨翹之艱奚勝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謬入被
中臺之召清和始屆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既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
之仕塗必用緘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
手或人代作其說與蘇丞相跋語同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

按公行狀墓碑並云四六集七卷近歲浙西掌刊
行然甚無倫理大抵表奏書啓古皆散文後世始

駢儷如公謝章服謝知制誥河北謝獎諭謝曆日
表皆古文也不應以四六名集疑非當時定本又

如謝致仕表反實集外其他散在諸卷尤錯亂今

用蘇文忠手編東坡前集法

以遷拜為序其丐外乞休致之類則取之奏議以

類相從各繫歲月于下所逸者河北都轉運使謝

上表耳熙寧三年五月庚戌擅止散青苗錢放罪

旨揮雖在四月移判太原之後七月改知蔡州之

前然公尚留京東本任故繫謝表於夏然後公履

歷出處昭然矣至於同是四六而或曰書或曰啓

皆從其舊仍略考先後而推其姓氏之可知者合
為七卷題曰表奏書啓四六集不敢失元目也興經

間從官與人變
賦皆題曰書上

前賢初除館職初拜兩制初入政府往往致謝在

外之先進公答啓可考近世無此風矣

詩藹藹王多吉士楚詞讒夫藹藹而曼著皆取茂

盛之意公表章用藹昧蓋古字多假借俗本改作

曖昧今存一二以警來者

賀程太尉啓潘翰一作潘昇

亳州到任謝雨府書至治一作治理寢驚一作寐驚上為一此上

伏惟

恭惟一作恭審榮署一作榮

福星聚列一作聚輝光末運

一作奎
未運

國史公列傳末云中子棊字叔弼登進士第乙科

脩所為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

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

